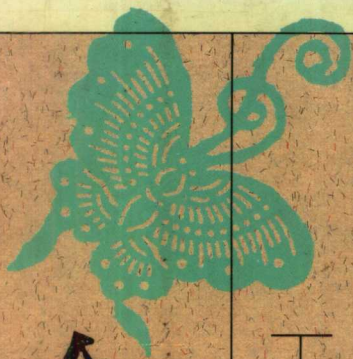


今生緣

袁瓊瓊／著



聯合文叢

018

今生緣

● 袁瓊瓊 / 著

聯合文叢 018

今生緣

作 者 / 袁瓊瓊
發行人 / 張寶琴

出 版 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
地 址 /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7F
電 話 / 7666759 • 7634300轉5106
郵撥帳號 / 1150424-4聯合文學出版社
登 記 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

印 刷 廠 /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總 經 銷 /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 創新書報股份有限公司
地 址 /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電 話 / (02)6422629

出版日期 / 77年9月15日 初版
 81年4月20日 六版
定 價 / 180元

版權所有◎翻印必究

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〉



袁瓊瓊

緣會（代序）

袁遠輝

民國三十九年，我母親隻身來台，留在大陸的父親，當時生死未卜。

母親一個人寄住在農家，居舍不封，牀半牆都不出房門來，母親的住處，嚴格說來，只是一張行軍床，白天收起，晚上搭在人家的簷下。

她睡在人家的簷下，露天，卻下人沒有留意的習慣。一入夜，四下里不見底，什麼都看不見，也看不見自己。存活的另有各種奇異的書寫，遠處的何叫，隔牆人家的對聲，衣服上的翻動。她那時才滿二十，衣箱裡是件生女，從小端衣手裡長大的，嫁給父親之後，也一直滿安呵護。在那種環境裡的不遠，不安的驚恐，全都化成了一種又一種的執著。那時候，她肚子裡懷著我。

作者手稿

緣會（代序）

袁瓊瓊

民國三十九年，我母親隻身來台，留在大陸的父親，當時生死未卜。

母親一個人寄住在農家，房舍不夠，根本騰挪不出房間來，母親的「住處」，嚴格說來，只是一張行軍床，白天收起，晚上搭在人家屋簷下。

她睡在人家屋簷下，露天，鄉下人沒有留燈的習慣，一入夜，四下黑不見底，什麼都不見，也看不見自己，存在的只有各種奇異的蟲鳴，遠處的狗叫，隔牆人家的鼾聲，在眠床上的翻動。她那時才滿二十，在家裡是獨生女，從小端在手裡長大的，嫁給父親之後，也一直備受呵護。在那種環境裡的不適，不安與驚恐，全都化成了一夜又一夜的亂夢。那時候，她肚子裡懷著我。

我如果生來有什麼特殊的敏銳，有什麼奇思異想，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，使我成為今天這樣一個「寫東西的人」，全都要拜母親的亂夢所賜。她當時的缺乏安全感，情緒不穩，多變，永遠的莫名的恐懼，都成了我的胎教。我從胎裡帶來的，天生有一種神祕的恐慌，總是覺得不安。動盪變化使我覺得不安，安定也使我不安。我想所有的創作者都有這種不安，是這種飄盪使他們不停的要選出什麼不變的東西出來。於我來說，是東西選出來之後，又覺得

不對，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安定的。我自己在無數變動中被凝固住的一剎那，而我對那剎那不滿意，仍然覺得不是自己。

對《今生緣》尤其如此。

《今生緣》是我母親的故事，卻又不全然是，素材與成品，其實有很大的距離。我母親這一生一直是個小女人，舊式，本分，認命。跟著我父親的那幾年，她完全是個影子，而她也甘於做一個影子。她的精彩故事其實在我父親去世之後，假如有人認為《今生緣》裡的汪慧先一生沒有出奇之處，那是因為她的前半生本來就是那麼平淡。

我父親是個大男人。我寫陸智蘭是抱著懷念的心情寫的。父親之「大男人」，也許不能以目前的一般看法來做解，他是一直的有擔當，了解自己的責任，也甘願去承擔。是有「大男人」才能有「小女人」：母親前半生的溫靜自守，其實正是因為父親的庇護。

父親去世之後，真實景況裡的母親比汪慧先要慘得多，家裡因為經營小吃店，負了一屁股債，父親下世後，留給母親的是債務和尚未成長的子女。母親當時三十四歲，第一次從家庭的小門小戶裡探頭出來看世界，開始學著做一個男人，在社會上單打獨鬥。她做得很不錯，由半片店面的煤氣行擴充到設有分店。在這段胼手胝足的過程中，有種種的屈辱，傷心，痛苦和忍耐，母親都熬了過來。這是很精彩的過程。當初準備寫《今生緣》，主要架構本來是這部分，但是寫著寫著，捨不得我父親，拖了三十萬字，還沒寫到重點。後半段是沒有我父親的。

《今生緣》連載了接近一年，因為種種緣故，必須要做個了斷，這是不得不在汪慧先出嫁後憂然而止的原因。許多人寫信來問我為什麼這樣突然就結束了，其實並沒結束，我還有

後半本要寫。

這本書也還不能視做我自己的自傳體小說，因為這裡頭沒有我自己，當然有我自己的某些經驗，我設法轉嫁到不同的角色身上。我從來不在小說裡寫自己，主因大概是怕，害怕太了解自己。我想熟識我的人對我這個人恐怕都有點失望，我是見面不如聞名的。但是身為一個比之文字裡的袁瓊瓊庸俗、瑣碎、朦朧和粗率的我，是我自己的選擇，我很滿意。

我想念我童年遇見的種種人物：飛揚拔扈的吳寶玲，大而化之的董祥，奇異的秀美、徐貫之夫婦，瑞湘和張滿禎……都是我生活裡的人物脫化而來，下筆的時候，每每如在目前，小時候不知道他們身上都是故事，長成之後，回想起過往的點滴小事，竟都是大事件的斷面……我像個在聚寶盒裡拿東西的人，總是拿光了又滿拿光了又滿。這是我把個十五萬字構想的東西拖到了三十萬字還完不了的原因，但是，人生是那麼長，這裡頭有的又是不止一個人的人生。主要想講的是曾經在此時此地相聚一些人，不同的人，他們是這樣子的是活著，在世界上留下痕跡。所以，本來的書名叫做《今生緣會》，著重的原是「緣會」二字。世上的人那麼多，為什麼會是你我遇在一起？俗話說：「百年修得同船渡。」而能一日復一日的相處，彼此互為影響，在我的成長歲月中，用不同的方式給我衝擊，那經驗無論是苦是甜，我都感激，並且珍視。

《今生緣》是我想獻給我母親和她那一代人的一本書，是為他們寫的，也許不盡肖似，但是我真心想念那個平實親熱的歲月，所有的人，哭在一起，笑在一起，彼此相親，也彼此傷害。最後，關於這本「袁瓊瓊的第一個長篇」，有許多人是我心懷歉疚而萬分感謝的，我給

他們找了不少麻煩，他們沒打死我可謂大度。我要向這些人鞠躬：最親愛的小蘇蘇偉貞、吳繼文、黃秀慧、侯吉諒，還有吳鳴、江一鯉。

另外要感謝給我寫信的所有讀者朋友，你們在給一個不相干的人溫暖。在我寫《今生緣》的這一年中，個人生活的顛沛、不順，種種的挫折和失意裡，你們的來信是唯一最好的，我希望你們知道，你們的來信曾經點亮了我的某些日子，使得有些日子不那麼沮喪難過，我真的說不出我有多麼感激。

第一部

碼頭上全是人，擠得叢叢簇簇。陸智蘭在前頭走，陽光下，他的光腦殼亮亮的，汪慧先抓緊了小布包袱，跟著那點亮，從人群中擠過去。結婚已經兩個月了，陸智蘭總這樣，好像跟她沒什麼相干，人擠成這樣，他也沒想著要拉她一下，也不怕她跟丟了。

他走得快，兩人中間有三四步遠，慧先眼直直的盯著前頭，眼角邊掠過的挨擠著的人群，簡直沒了形體，只是些混雜的顏色氣味和肉，四下一片哄然的聲音，好幾萬人擠在碼頭上，那聲音彷彿是所有的肉身與肉身相互磨擦生出來的熱度的聲響。慧先在人潮裡擠著，深悔自己穿的是那件水紅色綢旗袍，外頭還套了陰丹士林罩袍，天太熱，她渾身是汗，絲綢料涼而黏的貼在身上，下擺捲在腿肚上。

當初撿了這套衣服，陸智蘭就說她：「大小姐，是逃難，不是逛夫子廟。」

她沒理他，她理了三大箱籠，他打開來一件件往外扔，只許她帶個小包袱，裝些吃的用的，其他什麼也裝不下。這件綢旗袍是結婚時做的，她實在捨不下，橫了心穿在身上帶走。他連鞋子都不讓她多帶一雙：「到了台灣買，你愛買多少買多少！」

現在她在人群中挨擠著過，看到也有人帶著箱籠好幾個，心裡湧起不平的感覺，人家還不是逃難，人家不是也帶行李？還帶得不少呢！

船停在港口，大得像座山，正有人沿著繩梯和跳板往上爬，船身高高的，看不到上頭。

人擠著人墜在繩梯上，彷彿那根梯子上長出的寄生物，緩緩的向上爬升，爬到了頂就沒人船艦巨大的圍欄內。

陸智蘭在前頭十人遠的地方停下了。慧先氣喘呼呼的擠到他身邊時，發現他在跟人說話，對方是個壯壯實實的男人，年紀和陸智蘭彷彿。智蘭在說：「……帶兵官免不了啦！」那男人聽著直點頭：「你放心你放心，我會照顧她的。」慧先在智蘭背後，輕輕碰一下他肩膀。智蘭短促的回了下頭，道：「我老婆來啦！」他抓了她膀子往前一推：「這是徐貫之，生死之交啊！」

徐貫之擠起臉來笑：「嫂子，幸會！」一笑滿臉皺紋，四方臉，兩頰上肉堆上來肥肥厚厚，像頭和氣的老虎狗。

「什麼嫂子！」陸智蘭道：「她年紀小得很！慧先，喊大哥！」

「徐大哥！」

「我老婆。」徐貫之頭偏偏，點了點他身邊那個高頭大馬的婦人。他對慧先殷勤的：「弟妹，你放心，我跟小陸是共一條褲子的，你跟著我們夫妻倆，絕對沒錯，咱們怎麼過，你就怎麼過！」

一點搞不懂他這話什麼意思，慧先只能笑著稱謝。徐貫之遂說：「那上船吧！小陸，你地址收好，別到時候找不到你媳婦啦！」

智蘭笑道：「找不到再討一個，怕什麼地！」

慧先聽得有些狐疑，看向智蘭。

陸智蘭也在看她，沒什麼特別神情。他還是那張臉，笑笑的、平常至極的口氣：「慧先，你跟著徐貫之先走，我隨後來！」

她沒想到是這件事，聽了先是一呆，一直都以為要一塊走，她楞楞問：「你不去台灣？」
「怎麼不去？去啊！」他還是笑著，臉在陽光下有些灰撲撲的，那笑容像落了層灰：「晚些就是了。」

慧先眼一紅，一股氣湧上來：「你怎麼不早告訴我？」馬上兩泡淚在眼眶裡打轉：「我還以為……」

他阻止她：「不要哭啊！」他為難的迴轉頭去看旁邊的人：「我就怕你這樣！早告訴你早難過，何必！」

沒有人注意他們，人群專心的向前移。徐貫之在前頭喊：「上船啦！」

他用指頭去觸她臉：「這麼大了還哭！人家要笑哪！」他低聲跟她解釋：「昨天命令才下來，我們得留著集合部隊。本來我是要一道走的。」

他那指頭輕輕的一擦，幾乎感覺不到，慧先隨即卻淚如雨下，陸智蘭皺起眉來，還要作笑。兩人都想不出什麼話說，慧先只管滴里嗒啦掉淚，智蘭又轉頭去看人。不一會，塞了個帕子到她手上，慧先以為是讓她抹淚的，接過來，是手帕包著的一疊沉沉的什麼。

「是袁大頭。」他告訴她：「你自己盤算著用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才能去呢！」抓著她手，像是個孩子，替她把手指攢合在一塊：「收好，別讓人扒了去。」

慧先說不出話來，眼淚橫在臉上往胸口上掉。滿臉熱熱的太陽照著，眼淚烘著。從相戀

以來，兩人沒分開過，她沒想到是這樣情形下生離，哽咽了半天，她出聲道：「你為什麼……」話出一半，也覺得多餘，她停了口。陸智蘭陰沉的看她，臉上看不出心思，過一會說：「我走了！」

他說完就背了身向外走，慧先這兒，隨即胸口痛起來，又痛又恨，完全不懂他怎麼做的出來，一隻手過來抓她，是徐貫之老婆：「再不走，上不去啦！」

她比慧先整高一個頭，手掌緊緊箝住她，拖著她向前走。慧先一路哭，兩眼茫茫，什麼也看不清楚。沒人理她，她聽不到自己聲音，哽咽的輕聲沒在人潮哄然的聲浪裡，像冰塊化在水裡。

三個人到了碼頭邊，有小艇過來接，碼頭上的人迫不及待向下跳。徐貫之向下跳，他老婆跟著，慧先迷濛中回頭望，人潮中看見了陸智蘭的光頭，她趕緊抹淨了淚，是他。他原來沒走幾步遠，大概就是走那兩步激她。陸智蘭的臉，距離遠了，只看到他死板著臉，眼睛眉毛化成一塊，只是黑黑的一片，慧先這裡淚水又糊了上來。

上了小艇，往大船划，要攀著繩梯往上爬，這時就覺得這身衣裳的累贅了，徐貫之老婆一樣穿的旗袍，她大拉拉扯扯著腰身向上一抽，兩條大腿整個露在外面。事實上往上爬的女人們，凡是穿了旗袍的，都這樣，也沒人顧忌什麼。慧先也把旗袍往上提，抓了繩梯往上爬。徐貫之就跟在她後頭，大腿怕不全讓他看去了？奇怪的是，這念頭閃上來時，慧先並沒什麼羞怯，這時辰也來不及想這個。她只希望陸智蘭往這裡望的時候，不會認出哪個是她。但是對於他可能認不出她這件事，又有種朦朧的惘然。

爬到了船頭，船欄極高，上頭有人伸手抓著慧先，徐貫之從背後托了她屁股往上一送，她這才上了船。

船上到處是行李和人，男人、女人、老的、少的、箱籠、行李、包袱、鋪蓋，四下全是，擠塞得難以下腳，徐貫之當頭領著二人向前走。忽聽得有人尖聲喊：「等一等，等一下。」那聲音的淒厲異常奇怪，奔命似的，靠近那一帶的人圍過去看。一個女人被送上船了，哭著直喊：「讓我下去，讓我下去！」她抓著船欄就是要向下跳的態勢，有人拉住她，說：「沒有用啦！」另有人說：「孩子都掉下海啦，你跟著也是去尋死，有什麼用啊！」

徐貫之和他老婆只冷淡的看過去一眼，繼續又向前擠。太多的生離死別讓人心變得冷酷了，群眾們只是漠漠的看著，有個十歲大的小男孩，跟他家人一起席地坐著，木木的看著這些，過了一會兒，打了個呵欠。

三個人的床位都在統艙裡。大通鋪上已經排了不少人，沙丁魚似的一個挨一個。徐貫之找了塊鬆活點的地方，硬生生把兩邊的人向外排，擠出了個兩人位。兩夫妻一起坐上去，他老婆再一轉身，又挖出個空位。慧先這才提著小包袱爬上鋪去。

徐貫之老婆跟她微笑：「唉！總算是上了船了，不知多少人撈不到呢！」

對著笑臉，慧先也只有笑，才發現自己不知是什麼時候，已經忘了哭。這時候分明知道陸智蘭不在了，反倒冷靜下來。她學鋪上的人，把小包袱靠裡一放，坐著。

有人橫著，有人坐著。她身邊是個老年人，直直躺著，一條黃色毯子從下巴一直拉到腳尖上，露出來的半張臉陷在陰影裡，看不大清楚，他身邊躺了個穿花布衫褲的女孩，年紀也

不大、壯壯的，這時四下攤著手和腿，已然睡著，半張了嘴。

徐貫之老婆早已經躺下，她身高腿長，躺下來更顯得巨大。統艙裡點了黃色小燈泡，四下全昏昏的，彷彿半空中浮著烟氣。比起外頭，統艙裡安靜多了，有人大聲說著話，徐貫之老婆拉拉她衣服：「還是躺著吧！待會船開了，不躺著妳會受不了的！」

慧先依言躺下，徐太太問：「弟妹，你多大年紀？」

慧先道：「十九。」

徐太太說：「那難怪了。」

陸智蘭大她十來歲。徐貫之那頭也看過來，詫道：「兩個人差的不少哦！」

夫妻倆這時都很友善的看著她，像她突地成了孩子。徐太太道：「我姓程啊！」她寫在手心裡讓她看：「程玉屏，你喊我大姐好了。」

程玉屏生了張長臉，鼻尖上幾點小雀斑，髮型倒是時行的，燙了大捲，額頭上飄著一絡，髮尾向脖子裡縮捲著。她問：「怎麼會認識的？」

慧先這裡眼眶裡又是一紅。徐貫之攔他老婆：「還問什麼？認識就認識了唄！」

艙裡進來個大肚子女人，兩手一邊一個拖了兩個七八歲的孩子。鋪上原坐著個十來歲的男孩，把包袱攤在床鋪上佔位子，這時看到這女人來了，忙挪出空位來。女人邊走邊罵兩個孩子：「叫你們不要吵！再吵丟到海裡頭不要了！」問那男孩：「你爸呢？」

「還沒來呢！」

那孕婦千難萬難的開始往鋪上翻，像條龐大的甲蟲。好不容易上了鋪，她仰天一倒，那